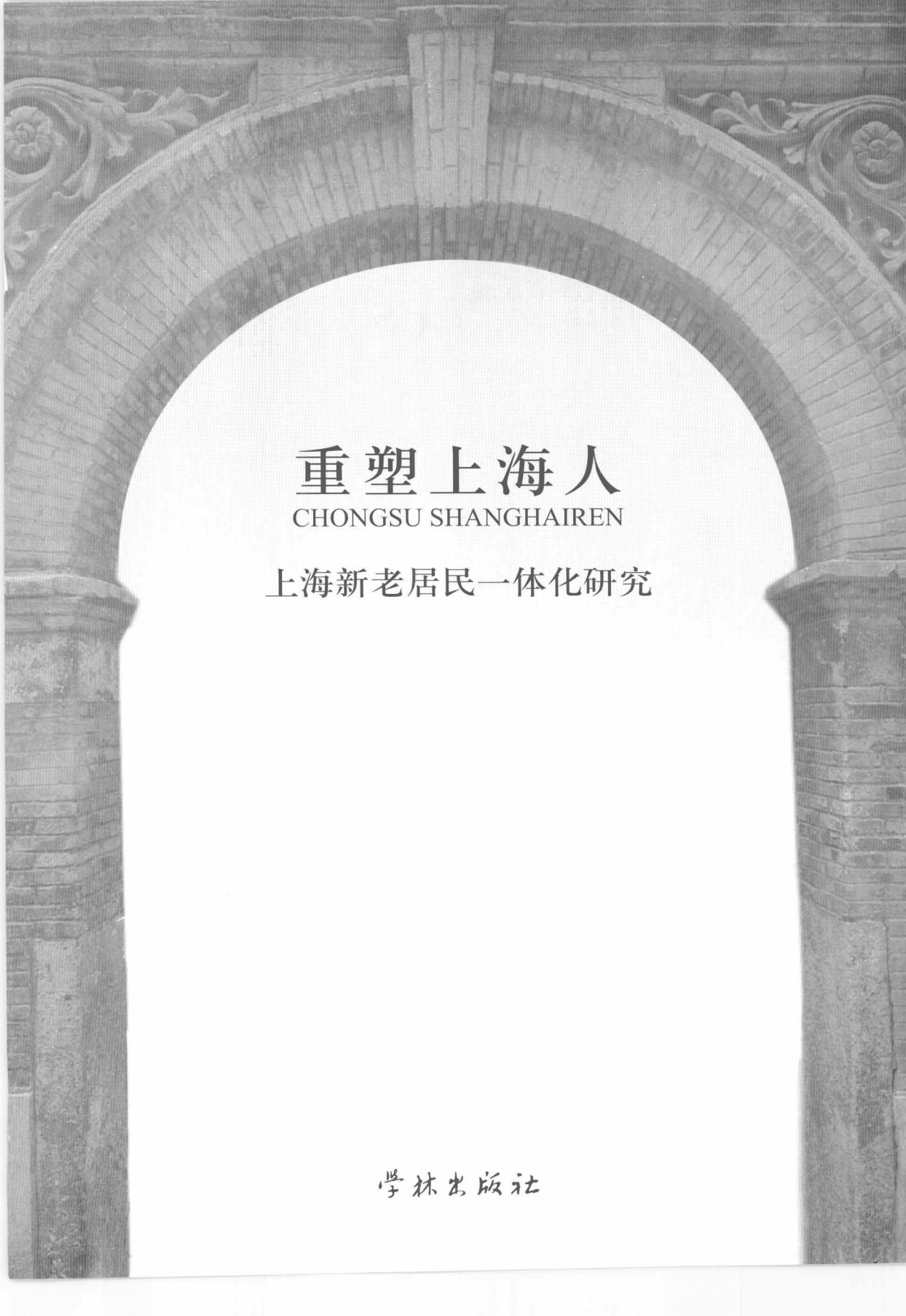


重塑上海人

CHONGSU SHANGHAIREN

阮丹青 主编

学林出版社



重塑上海人

CHONGSU SHANGHAIREN

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塑上海人: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 / 阮丹青主编.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80730-891-1
I.重... II.阮... III.①社会问题—研究—上海市②社会心理学—研究—上海市 IV.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076 号



重塑上海人

主 编——阮丹青
特约编辑——蔡才宝
责任编辑——钱丽明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上海译文印刷厂

开 本 —710×1020 1/16

印 张——21.5

字 数——34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0-891-1/C·36

定 价——45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引言 新上海人、新上海城

城是人建的。上海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当然也不例外。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的短短 20 年中，上海在它的历史上又一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个崭新的国际大都市的面貌展现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这个新世纪的新上海正是由久居上海的“老上海人”与近年迁入的“新上海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仅仅 20 年前，上海还是一个老上海，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基本上都还是老上海人。1988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 1 250 万，外来人口极少，仅有约 100 万。20 年后的 2007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增加到 1 858 万，而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已超过四分之一，近 500 万。2007 年，每 4 个在上海居住消费的人之中，便有一个是在上海已住了半年以上的外来人；每 5 个在上海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中，便有 2 个是外来人口。2005 年在上海登记的婚姻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一方为外来人口的“异地婚姻”；2007 年在上海市出生的约 17 万婴儿中，40% 的父母是常住上海的外来人口。显然，不仅今天的上海与 20 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上海人与 20 年前相比也已是焕然一新了。新上海人不仅与老上海人一起建造了一个新上海，他们也已在上海定居下来，结婚、生子、工作、生活。他们建设上海，他们享受上海，新上海人已经成为新上海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 20 年的巨变似乎又使上海还原成了一个历史上的老上海，还原了它的本来面貌。那是一个千万人记忆和梦呓中的老上海，那是个海纳百川、门户开放的上海，那是个充满机会和冒险、激动人心的国际大都市，那是一个迁移频繁、人来人往的大都市。1946 年在上海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上海市民中每一百人中有 85 个不是在上海出生的。20 世纪初，在上海的外籍人口

来自于不少于 58 个不同国家。

现在的新上海,承继了 20 世纪上半叶那个老上海的传统与精神,但她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却是建立在近 40 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那个模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中断了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传统。在上海变成一个计划经济制度下封闭的工业科技重镇之前,上海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虽然计划经济期间,上海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停止,但那时的人口流动是有组织的、甚至是强制的,不是自发的、自由的。1950 年至 1957 年,366 万上海人迁出了上海,320 万人迁入了上海。仅 1955 年,近 78 万人被作为“闲置城市人口”驱逐出沪。对于一个总人口只有 600 多万的城市,这不能不算是一场大换血。换血之后所跟来的是进一步控制与紧缩。1958 年至 1966 年不到 10 年中,上海净迁出了近 58 万人。随后 1967 年至 1977 年的“文革”期间,上海又净迁出了近 65 万人。多年来,上海保持了一种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的局面,那时的上海,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上海,一个几乎没有外来上海人的上海。那时的上海仍能勉强维持往日的洋派妩媚与细腻,但已无法重现历史上的活力与生机。

改革开放的到来开启了上海历史上的新的一页。市场经济的兴起带来了人口流动的大潮。20 世纪 80 年代初,户口在外地的上海人,即通常所谓的“流动人口”,仅有 26 万人。到 1988 年,在上海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百万。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开始大规模新建时,流动人口已迅速增加至 200 万人以上。到 20 世纪末,在上海的流动人口已接近 400 万人,而目前已超过 600 万。这些流动人口已经“名不副实”,不再流动,而成了新上海人:调查显示他们中的 75% 在上海居住的时间已在半年以上,30% 以上打算长期留居上海,近 60% 还在观望,仅有 10% 不打算留在上海。新上海人在制造业工作的比例与老上海人的比例不相上下,而在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服务业,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的比例也大致一样。在餐饮与贸易零售业,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的比例是 5 比 1。作为一个向服务业转型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依靠于新上海人。

要成为新上海人,就要适应和改造老上海城。新上海城中所有的是一个老上海城的胚子。这个老上海城所有的不仅是楼房、街道、公园,还有它多年形成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组织。新上海人进上海首先经历的震撼不仅是繁荣的商场与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对他们来说,更重要往往也是更难的是

怎么在这些高楼大厦下寻求一席卧身之地,在这座大都市寻求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20多年来,一批批涌入上海、定居上海的新上海人在为上海建造高楼大厦和过江隧道的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上海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面貌。

新上海人在老上海首先遇到的是一系列似乎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户口、就业、住房、看病、子女就学。这些作为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制度障碍,都是上世纪前半叶来上海闯天下的外地人所不曾遇到的。然而,这些障碍并没能阻拦往来上海的外来人的脚步。20年前,他们初到上海时靠的是朋友、亲戚、同乡,找到的是国有体制单位之外的本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住在工棚或与他人合租的郊区廉租房。他们背井离乡,只身一人来上海闯荡。他们没有周末节假,每日工作时间远超过老上海人的八小时。他们的收入远低于老上海人,更没有老上海人享受的养老、看病、住房等待遇。新老上海人所经历的是“一城两制”。上海市1991年第一个关于外来人口的条例的要旨在“收容、遣送、管理”。仅15年前,上海市单位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规定中,把工种分为三类,其中两类明确规定限制或禁止民工进入。面对这些制度障碍,外来人居然生存下来了。他们中一部分仍在从事老上海人不愿沾手的工作,居住在临时工棚或破旧民房内,但也有一部分与老上海人并肩工作、同工同酬、买房置产,同时更有一部分已经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公司店铺、生活在上海的社会上层。

老上海城也在变化,为新上海人提供空间,向一个新上海城转变。从1993年开始的过去15年间,老上海人口死的多生的少,人口总数不断减少。由于老上海人的低生育率与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这种人口自然减少还将一直持续下去。新上海的建设不能不依靠外来人。同时,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制与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老上海人在经济方面的制度优越性。老上海人不再是一个受制度保护的优越群体,他们中的分化也开始越来越类似于新上海人中的社会分化。随着新上海人的流入和定居,老上海人对他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以开放态度来接受以致欣赏新上海人。21世纪初,经过了10多年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终于郑重地废除了遣送、排斥外来人的条例。上海开始成为更能容纳新上海人的新上海城;新老上海人也开始融合在同一个新上海城。

新上海城建起来了,新老上海人融合开始了,但新上海人与老上海人的社会隔阂还远没有消除,融合的路程还很长。硬的制度障碍被逐步取消了,

软的更微妙的隔离墙依然存在。新老上海人在就业、居住、消费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交错,但还仍有很明显的差别。新上海人更多分布居住在郊区、更多地在收入低待遇差的行业工作。新老上海人之间更重要差别还在于他们不同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形成的不同社会关系网络。老上海人更多地仍生活在老上海人的圈子里,新上海人仍然被排斥在外。老上海人的社会关系编织于社会各个方面与层次中,而新上海人认识的老上海人却多是管理他们的人。破除城乡之间的壁垒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新老上海人的融合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才能完成。我们这本书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记录。

新上海是属于所有上海人的。我们这本书也是献给所有上海人的。

目 录

引言 新上海人、新上海城	1
--------------------	---

上篇 双城记：新老上海人

第一章 一城两界：新老上海人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3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3
第二节 新老上海人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方面 的概况比较	6
第三节 影响新上海人融入主流社会和获取社会 资本的个人因素	15
第四节 总结	25
第二章 一城两制：新老上海人的就业特征	28
第一节 新老劳动力的基本构成	29
第二节 新老劳动力的就业特征	32
第三节 劳动力就业分层的原因及对策	52
第三章 一城两市：新老上海人的经济状况	60
第一节 新老上海人收入的变化与差异	60
第二节 影响新老上海人收入的因素分析	73
第三节 新老上海人的消费水平与模式	81

第四章	一城两地:新老上海人的居住分布	91
第一节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	91
第二节	新上海人的居住状况及比较	104
第三节	人口再分布与改善居住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及对策	110

下篇 两边天:融合上海城

第五章	从排斥到接纳:老上海人的态度差异与行为	119
第一节	理论探讨	119
第二节	研究发现	122
第三节	讨论与总结	138
第六章	从投资到回报:新上海人的性别差异与对策	142
第一节	资本和资本分析模型	142
第二节	新上海人的性别差异分析	147
第三节	研究结论与探讨	161
第四节	对策建议	163
第七章	从利用到支持: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	169
第一节	新上海人公共服务的享有现状	169
第二节	影响新上海人享有公共服务的因素分析	182
第三节	提高新上海人公共服务享有水平的基本原则	187
第四节	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的实践	193
第八章	从管理到服务:发展趋势与融合前景	202
第一节	新上海人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203
第二节	上海对新上海人的管理政策与服务举措	213
第三节	改进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政策,促进新老 上海人融合	222

后 记	231
-----------	-----

附 录

一、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	235
二、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工作手册	263
三、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资料主要搜集过程	279
四、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评价	289
五、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汇总表	300

上 篇

双城记：新老上海人

第一章 一城两界:新老上海人的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①

本章从社会网络研究的角度考察新上海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指的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在上海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在简要介绍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以及同移民社会网络有关的一些研究发现之后,我们会描述新上海人的社会网络的特点,他们的社会支持状况和他们社会资本的拥有程度,然后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对老上海人(本地户籍人口或本地人)和新上海人进行比较,并且探讨这两个群体相互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最后,我们会探讨影响新上海人融入本地主流社会和拥有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从而探寻影响新老上海人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

每个人一出生就进入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开始,这个网络的成员大多是他的家人,亲戚。随着他的成长,这个网络的成员会不断地变化。比如,他上学以后,就会有同学“加入”这个网络之中;他结婚后,他的亲属关系中,又多了姻亲。在这个网络中,存在着社会资源,它可以帮助个人更好

^① 本章的数据来自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合作做的《上海新老居民一体化研究抽样调查》。本章节以下各表和图的资料来源若不特别说明,均出自该调查。有关该调查的详细情况,参见本书附录部分。

地满足自己的需求。人总是有各种需求的。比如,他希望找一份好工作;他心情不太舒畅很想排解一下;再或者他希望生活得快乐些,丰富多彩些。这些需求常常可以通过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来满足。例如, he 可以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那里获得一些信息,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当他心情不太舒畅时,同家人或朋友聊聊,使自己感觉好一些;还有就是同好朋友一起郊游,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换句话说,个人从自己的网络成员那里获得了帮助,这种帮助也可称之为社会支持。第一个例子可以称为是工具性的(实际的)支持;而第二个例子被称之为情感性的支持;第三个例子是陪伴性的支持——社交活动的陪伴,也就是说,有人同你一起消闲,娱乐。

可想而知,社会支持对一个人的生活影响很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这些支持;当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危机时,例如突然失业或亲人患重病,社会支持就更重要了。而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他的需求是有不同层次的。他不仅求生存,更求发展。在他的人生发展过程中,他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会起重要的作用。

社会资源也就是近年来学者们常说的社会资本。根据林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得到或者为达到某个目的已经动用了的资源”。^①林南把社会资本的回报分为工具性的回报和情感性的回报。前者包括了物质财富,权利和声望;后者包括身心健康和快乐(Lin 2001, 页 21)。

社会资本的含量取决于个人社会网络的结构特点,比如网络的规模和网络成员的特点。这里所说的含量,既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简单地讲,就是有没有人帮忙,能帮上多大的忙。比如,有的人的网络成员很多,找人帮忙就应该容易些;有的人的网络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若需要借一大笔钱,他的网络成员恐怕是帮不上忙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前者社会资本的量可能较大,也就是说,可以动员的资源可能不少。而后者,就算是网络成员很多,“含金量”仍较低,至少从金钱的角度看,能提供的资源不会多。

二、移民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与社会资本

任何人要在一个地方生存、发展,社会关系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① 英文原文是:“...resources embedded in a social structure which are accessed and/or mobilized in purposive actions”(Lin 2001, p12)。

对于移民来说,社会网络这个非正式的渠道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往往无法通过正式的渠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有可能不了解或不知道有正式的渠道或者根本没有资格使用正式的渠道。然而,移民离开自己的家乡,脱离了不少原有的社会关系;在移居地,他又可能是一个人都认识。也就是说,一个新移民在移居地的网络规模可能是零——举目无亲,也无友,甚至连朋友的朋友都没有。但是实际上,很多移民是跟随着亲属、同乡或是在亲属、同乡的安排下来到移居地的,他们在移居地的社会网络主要由亲属和同乡构成,少有本地人。而且,很多移民即便在移居地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后,他们的社会网络仍然局限于移民群体之内,保持以亲属和同乡为主的特征。

为什么很多移民会长期在移居地“保持”这种以亲属和同乡为主导,也就是以移民为主导的社会网络构成模式?我们首先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研究发现,人们喜欢同在各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来往。这种相似可以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职业,年龄,性别,观念,嗜好,语言,甚至是穿着打扮的风格,等等。所以,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网络同质性通常都是很强的。这个社会交往的心理倾向被称为群内选择(in-group choice)或是叫趋同性(homophily;见 McPherson, Smith-Lovin, and Cook 2001)。就移民而言,他们与亲戚、同乡或其他移民来往会觉得舒服——语言上可能是同声同气,生活习惯上相同或相似,经历也相同或相似,对问题的看法也可能相同,不会话不投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本地人不愿意同移民来往。另外,从社会交换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人们交往的趋同性。等价交换是社会或经济交换的最基本的原则。地位相当的人之间更可能有等价交换,而持续性的等价交换是他们之间建立和保持密切关系的基础和动力。地位不相当的人之间等价交换的可能性会小些;所以他们之间即便有关系存在(例如亲戚关系),也不太可能是密切的和长久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地人同移民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很密切的,因为移民群体往往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低于本地人。当然,群内交往现象绝不仅仅是人的心理倾向造成的。机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更容易在各种场合相遇,也就更容易结交。职业上的和居住上的分隔直接影响不同群体间的交往机会。

这种以亲属和同乡为主导的群内交往模式,对移民来说既有正面的

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移民群体内的社会关系可以帮助移民在移居地得以落脚,生存。他们甚至可以依靠本群内的资源来发展。例如把在移居地的唐人街建设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的经济体(周敏 1995)。曾经在北京出现的浙江村,也可以是一个例子(项飏 2000)。简而言之,对于移民来说,移民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但不少学者认为,从总体来看,移民还是要融入主流社会才能移居地得到真正的发展(Fong and Ooka 2002)。因为移居地的主要资源一般都掌握在本地人手里,只有多同本地人交往,才更有可能获取有用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向上层阶层流动。也就是说,以群内选择为主导的社会网络,可以帮助移民生存,但不能真正帮助他们在移居地发展。

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开始的人口流动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点。而流动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是农民工。有许多研究着重探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问题(例如,李培林 1996;王毅杰,童星 2004)。这些研究都显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的同质性很强,他们的社会网络局限于亲缘和地缘范畴之内。当然,这也不一定是个人的选择,因为农民工往往受到本地人的强烈社会排斥。本章希望对上海外来人口社会网络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对本地人和外来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程度进行比较。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描述外来人的社会网络,我们还希望探讨他们的网络特征的形成原因。

第二节 新老上海人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方面的概况比较^①

在本节中,我们会描述和比较新上海人(外来人口)和老上海人(本地人口)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程度,并探讨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社会融合或是分隔的程度。

^① 本章的统计分析排除了 65 个外来人的样本,因为这些样本的抽样方法同整个调查的抽样方式不一致。这些样本都是“外来媳妇”。详见附录四。

一、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支持

表 1-1 的数据是关于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社会关系量,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社会网络的规模。从表 1-1 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在上海大都是有亲属的(84.1%);61%的人还有家人在上海。大多数的外来人(80%以上)也有经常联系的朋友或同乡;^①84%的人在上海有好朋友。真正是在上海“无亲无故”的只有 3.4%。

表 1-1 在上海的社会关系量: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较(单位:%)

关 系 内 容	外来人 n=2 751	本地人 n=1 835
父母在上海	10.1	76.8
岳父母在上海	10.5	56.8
兄弟在上海	33.7	65.2
姐妹在上海	28.4	63.2
配偶的兄弟姐妹在上海	34.3	69.8
综合指标:在上海有家人	61.4	97.4
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外,在上海你经常联系的亲戚数量		
没有	32.4	13
少于 5 个	40.9	36
5~10 个	17.6	25.2
10 多个	5.2	9.1
20 多个	2.2	6.8
超过 30 个	1.7	9.9
综合指标:在上海有家人或经常联系的亲戚	84.1	98.8
在上海经常联系的朋友(包括同学)		
没有	24.09	8.7
少于 5 个	37.7	38.1
5~10 个	23.5	25.3
10 多个	8.7	11.4
20 多个	3.4	6.7
超过 30 个	2.7	9.9
在上海有好朋友	84.3	95
在上海经常联系的同乡		
没有	18.2	38.1
少于 5 个	35.2	26.7
5~10 个	25.8	13.8
10 多个	12.5	7.1
20 多个	5.1	4.4
超过 30 个	3.2	9.9
综合指标:在上海没有亲戚,也没有经常来往的朋友,同乡	3.4	0.3

① 这个数字来自一个没有包括在本章的表格。